

# 因为我是妈妈

卢尔慧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听音乐、学外语，小冯聪离不开录音机 摄于1985年



冯聪专心致志地做数学习题 摄于1985年



母子情深 摄于1987年



上幼儿园大班的冯聪 摄于1986年



作者卢尔慧女士 1986年摄于大连



冯聪小学毕业了，全家合影留念 摄于1994年



沉醉于美妙音乐之中的冯聪 摄于2000年



卢尔慧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 摄于2000年

# 说点心里话

2001年1月15日，我坐在北京电视台“大宝真情互动”节目的现场演播台上，心里翻腾着，久久难以平静，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苦还是甜？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强烈的灯光把直播现场照得通明雪亮，我看见北京市民政局、北京福利彩票中心的领导干部和许多特约观众一起坐在台下，他们都以热情的目光望着我，我受到很大鼓舞，心情平静了许多。在台下坐着的，还有我那相依为命的老伴冯英杰，望着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和那充满信赖的目光，我心里更塌实多了。我拉着坐在身边神情有些拘谨的胖儿子冯聪的手，用力握了握，冯聪也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情，转过脸来向我点了点头。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文燕，用她那甜润感人的嗓音向在场嘉宾介绍了我们一家，然后让我讲一讲我是如何含辛茹苦十八年，将一个被医院诊断为“脑瘫”的患儿，变得不但不傻不瘫，还从小学一直读到了高中。

我感到几部摄像机的镜头一下子对准了我，台下嘉宾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我，灯光似乎骤然增加了亮度。有那么一段时间，台上台下静悄悄的，静得都能听到心跳的噎噎声。

我知道，我面对的不仅是台下的嘉宾，还有全北京那

么多关心过我，帮助过我的人们，还有全国的电视观众。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从何说起呢？十八年来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主持人文燕那美丽善良而又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微笑着，给我以莫大的鼓励。我很快消除了紧张的情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我们一家三口风风雨雨十八年走过的日子，一句一句讲了出来。我讲到了自己十月怀胎的祈盼与憧憬，也讲到了一朝分娩酿成的大祸；讲到了医院诊断孩子是“脑瘫”，长大非傻即痴，使我们一家陷入了无尽的痛苦深渊；也讲到了自己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如何从孩子细微的神情变化中发现希望，如何从音乐入手一天天地开发孩子大脑智力的艰辛；我还讲到了一个做妈妈的不可替代的职责与劳苦，更讲到了自己因不堪重负竟几次想撒手西去的无限悲凉。当讲到我在长城上满腔悲愤问天问地痛不欲生的情景时，往日的辛酸使我泪流满面，在场的嘉宾也唏嘘不已……

善解人意的主持人文燕擦了一下眼泪，又把冯聪介绍给嘉宾。一米七几的冯聪站起来，为大家演示了快速口算，又回答了英语问话，最后还用小提琴娴熟地演奏了一曲舒伯特的《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场听众无不流露出欣喜、赞赏的神情。演奏结束，全场爆发出由衷而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给冯聪的，也是对我们一家三口十八年来拼搏奋斗的最高奖励。

经过当场评议，我们荣幸地获得了第一期福彩基金会的捐助金。这是社会对我们的厚爱与支持，使我们全家再次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温暖。

这个节目播出后，我家的电话一下子就多了起来，有亲友的赞扬，也有工厂师傅们的鼓励，更有许许多多素不

相识的观众的慰问，特别是有残疾孩子家庭的妈妈们的咨询电话，更是多得数不清。一时间我们家成了不少人关注的热点。

许多人在电话里表示要学习我们敢于向命运挑战、重塑生命、重塑生活的精神；还有人称赞我是“伟大的母亲”、“最坚强的女性”、“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妈妈”等等。特别是常常有一些外地母亲带着她们的病孩子千里迢迢到北京来走访我，让我给她们的孩子看看、拍拍、揉揉。仿佛一经我手触摸，孩子就会好起来，就可以上小学、读书写字，——她们把我看成是“大仙”了。

其实，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退岗女工，一个脑瘫病孩的妈妈。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为了让孩子像健康儿童那样生活，我只是付出了每一个母亲都会为孩子付出的全部母爱。现在，“脑瘫儿”冯聪已然上了大学，如果说这种付出多少改变了孩子的厄运，因而被称之为“伟大”，那也是母爱的伟大。这“伟大”，同样应该赠给那些至今仍在忍受病残孩子的困扰而没能或暂时没能治愈子女疾病的母亲们。我知道，面对着病残、智弱的孩子，这些母亲仍然在默默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呵护、养育着这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我还知道，这些妈妈们往往没有了正常家庭主妇的幸福与欢乐，失掉了本属于自己的一切美好生活，甚至因此而家庭破裂；然而我更加知道，这些妈妈们也许把一切都抛弃了，却惟独不肯抛弃自己肢残智弱的孩子。她们用自己全部的心血与生命抚养着孩子，艰难地生存、生活着。这些母亲不更加是伟大的母亲、向世人展示着更加博大的母爱吗？在我们的世界上，不正是无数个这样伟大的母亲以自己博大的母爱，养育着子女、支撑着家庭、凝聚着社会吗？

世上不但有千千万万幸福美满的家庭，也有成千上万不幸的家庭。而社会的繁荣、稳定、祥和、安宁，同样有这些不幸家庭的奉献。善良的人们啊，在我们享受着家庭安康、美满幸福的时候，不应忘记我们身边那些不幸的兄弟姐妹们；在我们呼吸新鲜空气、沐浴着和煦阳光享受人生欢乐的时候，不要歧视、冷漠在同一蓝天下生活的弱势群体。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吗？我们只有互帮互助，共同营造美好和谐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更加兴旺发达。

作为一个病残孩子的妈妈，我非常理解那些找我寻求帮助的母亲们的心情，理解她们内心深处的酸楚与排解不开的忧愁。她们很想知道我是如何把冯聪培养成为一名大学生的；她们想知道我有什么本事，把现代医学上都无药可治的一个脑受损、口眼喎斜、手脚残疾的患儿，变成了头脑清楚、手脚灵活，完全可以自立的人的。

我只想，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本事，更没有任何“特异功能”。当灾难不幸降临到我身上时，我同样是惊呆了，痛不欲生。但从小身处逆境的我，养成了一种不服输的性格。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我认为与其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地熬着，不如鼓起勇气想方设法去克服，去拼搏。人生在世，总要有所追求，而不必听天由命。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改善、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还要说的是，饭得一口一口地吃，日子得一天一天地过，孩子的养育也是一点一滴地做的。现在冯聪跨入了大学的门槛，这也是当初我和儿子从一加一等于二，A、B、C、D，哆、咪、咪、发、嗦学起的。从婴儿时就抓紧恢复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这就是我们这些有残疾患儿的妈妈们得过的日子，这就是我的体验。

生活中只要有目标就有希望，过日子过的就是希望。

为了答谢各界关心爱护我们的好心的人们，也为了回答那么多向我咨询如何抚养残疾患儿的妈妈，我把我们一家三口十八年的艰难历程写了出来，特别是其中我主要写的是从孩子出生到初中毕业这十几年，因为这十几年特别重要，只要这十几年做好了，后面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我没有任何写作经验，也不懂什么写作技巧，我只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告诉大家。我如实地记录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痛苦与磨难、奋斗与抗争，这里有辛酸，有屈辱，更有希望与欣慰。读者可从中看到，作为妈妈，我并不总是刚强、乐观、充满自信，也有许多软弱、悲观的时候。这就是真实的我——一个普通的母亲。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到些有用的东西，我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让所有病残孩子得到应有的治疗、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能像正常人一样地工作、生活；让所有的妈妈们都舒展眉头笑起来，这是我的最大心愿。

# 第一章

## 重塑生命的挑战

### 一 我盼望生个帕瓦罗蒂式的孩子， 却久久没听到婴儿问世那嘹亮的哭声

1982年3月3日下午3点多钟，我被一脸惊恐的丈夫冯英杰急慌慌地送到了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急诊室。我是高龄初产妇，又提前破了羊水，这让一贯慢腾腾的丈夫惴惴不安、手足无措。

急诊室一个人都没有，我和老冯坐在医院寂静的走廊长椅上，好久也没人管我，我的心也不禁紧得缩成一团。此时我想起来，老人们常说“女人生孩子和阎王爷就隔一层窗户纸”这句话，身体不由自主地打哆嗦。羊水还是不断外流，为了保命，我闯进了急诊接待室，自作主张地躺在检查床上，等待医生、护士们来救我。

大约6点多钟，来了一位助产士，据她讲，是从厂桥医院到这里来实习的。她挺利索地为我检查一番，就吩咐冯英杰办住院手续。此时我的丈夫像一个顺从的仆人，大夫怎么吩咐他怎么答应，一改往日的懒散，拿着大夫开的住院单，急匆匆地去住院部办手续，工夫不大他就办妥了。和他生活两年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家老公办事没拖泥带水，干脆利落地办完手续。把各种单据交给了这位助产士，随后我被推到病房。

因为助产士推车护送，我紧张的情绪不知何时跑光了。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平车上，好奇地观察我所经过的路线，墙上招贴画的小宝宝在向我招手笑呢！我心里不禁一阵欢喜，将来我的宝宝会比他还漂亮呢。我家老公在五六十年代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通过广播电台，他朗诵的《欧阳海之歌》这部小说响彻中国的上空，教育了一代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虽然他比我大13岁，但我不在乎，我看中他的人品和嗓音。虽然我不是演员，我的嗓音也比一般人好。在那种极“左”年代里，不允许我在声乐方面有所发展，可是我要让我的后代继承我们的特长，我要我的后代成为帕瓦罗蒂式的人物。想到这里我不禁笑出声来。

来到预产室，我翻身下车，向护送我的助产士谢了又谢，然后就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我那帕瓦罗蒂式的后代降临人间。为了让我的后代有出类拔萃的本事，我曾认真学习医疗卫生方面的基本知识。首先，为了弥补我们夫妇年龄大的缺点，我查遍了生理卫生的书，为了寻找最佳受孕期，就让老冯戒酒、戒烟、天天测量体温。因为我想要个男孩，我又寻找生男孩的“窍门”，让老冯多吃含碱类的食品。为了真正做到优生优育，我天天晚上看医科书，老公被我的条条框框束缚得有点哭笑不得，可也没办法，只好认同。他用开玩笑的方式向我抗议：“女人养孩子都像你这么闹腾，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了。”我不理会他的抗议，坚决遵照科学的理论，做我的孕前准备，以至九个月的妊娠期，我没一天不照书本上说的去做，我坚信科学会帮我孕育出一个杰出的后代。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望着病房外星星闪耀的天空，心里直疑惑：人家告诉我生孩子疼着呢！我怎么感觉不到疼呢？孩子怎么也不动弹了？

我从诗歌上曾看到歌颂婴儿降临人间躁动前的暂时安静，难道我现在经历的正是这段时间？怎么没人来问我？怎么没人替我做入院检查？一个又一个疑问浮在我的心头。病房的门终于被大夫、护士们的手推开了，她们替我量了血压和胎心，告诉我一切都正常，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

将要做妈妈了，这滋味是苦还是甜？这个念头刚一从脑子里闪过，我立即挥挥手，好像要把这不吉利的念头赶走。看着大夫、护士们离去的背影，我不禁把我这34年坎坷的经历一件件想起来。

老人们都说我长得像爸爸，可我从不记得见过爸爸。辽沈战役以后，爸爸、妈妈和姥爷、姥姥们带着姐姐从辽宁兴城迁到北京时，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呢。到我在北京出生三个月以后，爸爸说服不了妈妈，就一个人登上飞机去了台湾。留下22岁的妈妈、1岁多的姐姐和三个月大的我。住在同院的姥姥和姥爷帮忙照顾了两年就搬走了，留下我们这一家独立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年轻、漂亮的妈妈从来没哭过。当时的政治压力让妈妈无所适从，妈妈天天翻月份牌，数着天数过日子。所以妈妈的脾气不好，我老挨打，而且往往挨过打后，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从小我就知道多干活，帮妈妈洗衣服、生煤球炉、买菜。一看妈妈的脸色不好，我就赶紧扫院子，劈柴火，找大盆洗衣服。我洗床单，拆被子，像小山似的脏衣服，我一会儿就用搓板洗完了，可我挨的打还没减少。妈妈带着我们过了十年，爸爸留下的钱都花光了，妈妈改嫁了，又生了两个小弟弟，洗衣服，抱孩子，我的负担更重了。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处于困难时期，继父给我找了个农场的工作，因为我岁数小，妈妈就让姐姐去了。那一

年，姐姐14岁。被生活逼得无奈的妈妈，咬咬牙，卷起铺盖卷就把姐姐送到红星公社办的电工器材厂去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因为我没爸爸，也没人关心我和姐姐的前途和理想。虽然舅舅和姥爷从长春又寄钱又邮衣物，叫姐姐回来继续上学，可倔强的姐姐就是不回来。我怕不让我上学，就不参加学校组织的任何花钱活动，舅舅、姥爷怕我吃不饱，偷偷往学校给我寄钱寄粮票，他们是心疼我这个没爸的外甥、外孙女……

想到这里，眼泪不禁扑簌簌地流下来。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想到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家，一个温暖的家，我的心里一阵宽慰。可我的呼吸越来越不好，心里总觉得憋闷得慌。我长长地哼了一声，想驱走心中的不快与郁闷。没想到让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听到了，她满脸不快地训我：“你离哼哼还远着呢！”她这番话，招得邻床病友一阵嬉笑。我含泪向这位护士解释：“我憋得慌。”这位护士唬着脸说：“我不是给你们开了门了吗？”我想告诉她：“我是体内缺氧。”看到她那盛气凌人的样子，我知道我惹不起这位护士小姐，“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就把这句话咽了下去。殊不知，这给以后出生的孩子身体埋下了“缺氧”的祸根。

就这样，我被晾在病床上再没有人来过问。到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接班的大夫护士来到病房，我才知道头天晚上来了七个先破水的产妇，我是第一个。就在破水十九个小时后，我才真正见到大夫们要给我治疗了。手术室的一个女同志站在门口和屋内的护士说话：“看她生育条件多好啊，叫她生吧。”我恍然大悟，这是说我呢。因为是大夫、护士们的工作时间，患者不敢插言，我就默默地听着。

我邻床的孕妇赶紧下床，手里拿着四五块大长方形巧克力给屋里的护士塞了两块，又把剩下的几块巧克力一古

脑地塞到了站在病房门口的手术室护士兜里，过后，这个产妇就被叫去备皮了，做手术前的准备。

她备皮回来，我问她：“你认识刚才那两个护士吗？”“不认识。”“那干什么往护士兜里塞糖啊？”我不解地问。“就想剖！”这个产妇理直气壮地回答。

当时，那种长方形大巧克力才9角8分钱一块。我从家里出发时特意拿了放在书包上层，预备吃时拿着方便，真不知道巧克力还有“攻关”的作用。

在我怀孕时期，单位里的妈妈们以过来人的经验向我千叮咛、万嘱咐有四件东西不能忘：一是病历不能忘；二是手纸不能忘，必须用毛巾缝个口袋，把纸装进去，再上蒸锅蒸二十分钟；三是红糖不能忘，多喝红糖水；四是巧克力不能忘，还得是9角8分那种大长方形的巧克力。这四种必备品我早早都预备好了。可我一直是给自己预备的，带巧克力是预备补充营养的，就没想到是用来拉关系送礼的。

在以后漫长的苦难日子里，每每想到这事，我都禁不住狠狠地责备自己：“我怎么这么又呆又傻啊？怎么不知道拉拉关系？如果剖腹，孩子也不会落这么惨吧？真后悔！真后悔！！”我真后悔没把巧克力送出去，才酿就了以后漫长的灾难，我的头脑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催产素随着葡萄糖液输到我体内，阵阵强有力的宫缩疼得我无法忍受。我想和大夫讲，孩子我不要了成不成？又一想孩子在我肚子里呢，想不要都不成。子宫口已全部打开，孩子的头就是下不来。护士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扶我下床站了一小会儿又扶我上床，孩子的头还是没动。到了中午11点多钟，大夫护士们都聚在我床前，看他们那严肃的表情，我知道此时我的状况与老舍先生笔下的虎妞

是一个症状了。虎妞是因为旧社会的科学落后，没钱上不了大医院才母子身亡的。此时的我，在阵痛袭击下也没害怕，因为在全国一流的医院里有一流的大夫、护士为我接生，我怕什么？这是虎妞望尘莫及的。看看大夫在中午饭后都不肯休息照看着我，我还有点不落忍，趁着阵痛的间歇，直向他们表示歉意。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好不容易熬到下午1点30分，我被推进手术室。

到了手术室，我吸上氧。随着大夫“用力，用力”的叫喊声，孩子——我的孩子，被产钳夹了出来。

产房静悄悄的，听不到孩子的啼哭。“这是怎么了？”我多次在文学书籍上看到母亲听见新生儿第一声啼哭时那种喜悦的描写，而初为人母的我，为什么听不到这珍贵的第一声啼哭啊？随着墙上时钟一秒一秒地过，我的心紧张得似乎缩成了一团。“孩子……我的孩子你怎么啦？”我心里不安地念叨着。

突然，“哇，哇，哇——”低沉缓慢的哭声打破了手术室似乎要凝固的紧张空气。“快！快！吸氧。”大夫一个劲儿地催促。我略略抬起身子，看见躺在手术台上的孩子，全身紫黑，像熟透了的黑茄子，连小鸡蛋都是茄子皮色。这不祥的颜色使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护士在大夫的催促声中抱走了孩子。我只看见他们给孩子称了一下体重是3600克，连看都没让我看一眼就抱走了。看到大夫护士们随着孩子出了手术室，我心里明白，他们又去抢救孩子了。那黑紫茄子皮色就已经说明严重缺氧，孩子的命危在旦夕，他比我更需要大夫们的救助。一个高个护士安慰我说：“你的刀口不好缝，等一下，找人去了。”

漫长难挨的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我听不到孩子的任何消息。我身上一阵阵发冷，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上

牙打下牙地咣咣响。就在这时，我听到邻床产妇压抑的哭声。护士在一旁安慰着：“你还年轻，别哭了，月子里哭对眼睛不好！”“噢！”我突然明白了，她在哭她那可怜夭折的孩子。丧子之痛她本该号啕大哭，可为了照顾其他产妇和婴儿不受惊吓，她使劲地压抑着自己的哭声。

这就是女人的心，这就是母亲的爱。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和母亲共同的特点就是时时刻刻替别人的安危冷暖着想、操心，惟独没想到自己。自从盘古开天地，一代又一代的母亲们，就是用这种无私的母爱抚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女们，延续着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直到今天。

我正胡思乱想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夫走到我身边，她俯下身子亲切地对我说：“恭喜你，生个男孩，体重是7斤2两。”我激动地连连点头，嘴里“嗯、嗯”地答应着，连句“谢谢”之类的礼貌话都忘了说。大夫的祝贺等于宣告我的儿子活了！此时，罩在心头的阴影随之云消雾散了。“我当妈妈了！”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

在我被从产房推到病房时，我清清楚楚地听到护士对我家老公说，像我这种情况的产妇应该住七天医院。可到了我产后的第四天，医生突然通知我出院；不光我提前出院，产科、妇科的好多病人们都被通知出院。整个病房的楼道里显得极为神秘而紧张。联想到头天晚上一整夜都看不见查房的大夫护士，按铃想要点安眠药也始终不见他们的踪影，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过后有人告诉我们，头天晚上几个流氓假装大夫到妇科病房给病人看病，被产妇们发现了，惊恐的大夫、护士们都不敢出来查房，我们病人就被晾了一晚上没有人管。为了减少影响，院方让病人能出院的尽量出院。影响减少没减少，罪犯抓住没抓住，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家